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二十三回 地利人和援絕可守 依危恃勢求隙而攻

卻說信恒先到交紐關，見路勢如生蛇，無可並行之處，面前又極窄狹，不能列陣；關踞高隘，殊難仰攻。回營稟明。客卿當時前進，步行觀看：上嶺自東南而來，回顧東北；下嶺自東北而來，折向東南。互交環抱，只有寬不盈尺這條路，貼著東北折向東南之嶺腰。路外即係千百丈的深溪，重關築於兩嶺峙立回折處，果然險峻！因左右峰巒似雁翅展起的形狀，又呼為雁翼關。真係一夫匹馬，萬人莫過。客卿歸帳，持出錦囊，問眾將道：「茲有密計，誰能捐軀建功？」信恒、甘淡齊道：「未將願往。」客卿道：「汝二人再帶鼓棰、蒼敏、盛欣、祭亨，提選健銳錫子兵五百名、餓虎兵五百名為助。」二將得令去後，又使何靛、郭晟、車泉、蒲倜領兵一千，分為兩班，替換探視關裡動靜：動則急進接應，靜則謹守以待。四將得令。

再說信恒等選齊軍士，收拾已畢，開囊看時，寫道：

關前難攻，汝等乘夜自後覓路，逾嶺突入關內，奪門以進大軍。毋誤！

六將看過，齊望那嶺勢高接雲霄，但已答應下來，不能中止，惟有領眾直行。經過三十餘里，遇著歧途，信恒、甘淡、盛欣折而往南，鼓棰、蒼敏、祭亨直行向東。商定：凡通岔路，俱插竹木，以便跟尋。議畢，各奔前去，分頭搜尋嚮導。

信恒等捉兩個獵戶審詢趨向，答道：「西北半邊並無通處，都係層岩疊壑。欲逾險入關，須循嶺腳由東北轉走東南，過黑熊棧，由黑熊洞後曲逕上嶺，迤邐而西到雁鳴峰，便望見衙署民居。但不知此時棧洞嶺頭有兵把守否？」信恒道：「且帶著同往，自有重賞。」行近黑熊棧，天已昏黑，取藤荊燃著照路，隨奔洞前。洞內守軍著驚醒來，倒戈拜降。信恒令將士毋許擾攘，權且歇息。甘淡道：「小將同盛將軍先往，將軍可使士卒跟尋鼓棰等速來接應。」信恒依允。

甘淡率眾走的都係高低窄棧，盛欣失腳墜落深澗，軍士拋荊照看，不能見底，軍士垂淚，棄火坐地吃些乾糧。摸黑下嶺，天色微亮已抵雁鳴峰。俯視衙署房屋俱在平地，兩邊就險設關，四圍卻無城壘。乃使健卒迎催信恒並蒼敏等，再往前行。視對面岡上紮有營盤，下到峰腳列成陣勢。那邊兩員部將，一使鎖鐵棍，一使呂公拐，領軍殺來。甘淡掄雙刀迎著，力敵二將。

戰酣時，信恒趕上。敵將見有救兵，飛風退回。信恒取出銀鏢，打中使棍將官右膊，那將棄棍奔逃，其餘將士大半趕幫使拐的將官鏖戰。這岡名喚屏山岡，原無把守，浮金主因浮石侵進，恐相國令屯在嶺頭的將士呼喚不及，調這裡紮寨。正副將官三員，乃是丁秀、壽笠、危顯。丁秀使鋼叉，壽笠使鐵棍，危顯使呂公拐。壽笠被傷，丁秀即報浮金主，並著壽笠回衙調治，挺叉迅衝接戰。當時浮金主聞報大驚道：「兵何神也！」隨令羅仲、房韓往協丁秀退敵，再令丁宣、逢琛留守，自帶三軍回羊腸峽屯紮。

當下，丁宣與逢琛商議道：「關前道狹，車不得旋轉，人莫能並肩，料難攻破。所到屏山，敵將勢必驍勇非常，將軍可守於此，我往相助彼等。」逢琛道：「將軍為主將，不可輕動，末將願去。」丁宣喜道：「得將軍恁般，吾無憂矣！」逢琛攜兵上馬前來，正見房韓在岡前觀丁秀、危顯、羅仲三人擁住信恒，又見甘淡於隊內冷箭射倒丁秀，危顯、羅仲二人抵信恒不住，勢將敗逃。逢琛大怒下騎，左手執金剛琢，右手執八楞錘，飛步早到，叱道：「二位將軍稍歇，待吾斬這匹夫！」危顯、羅仲各出圈子，信恒使雙戟打來，逢琛接住，惡鬥多時。忽然天色昏黑，風雨驟至，始各歸營。

信恒道：「不意於此處又遇勁敵。」甘淡道：「我已深入重地，岡勢陡，而攔路又有驍將把守，鼓棰等未知可能尋到。而今非出奇無以為生。」信恒道：「出奇只有潛往奪門。客卿佈置的當，如能開關，自必有救應。但丁宣亦係浮金名將，豈不料及？恐難遂意。莫若仍係由茲拚命而進。」甘淡道：「奮攻向前，固為謹慎，然所帶之餉糧將盡，而又無所掠，奈何？請將軍留寨內待敵，末將循岡而西，或得到關，則劈門以招外兵；如不得到，仍回原路未晚。」信恒道：「所謀亦善，且待黃昏帶兵士同往。我去岡上，敵人亦未能知也。」便商量並力。甘淡道：「如此更好。」直至更深，雨止風息，暗令軍士飽餐，銜枚走有五里，見道途為木石壘斷，即於木石上行。忽然炮響，火把齊起，許多兵將擋住路口。信恒令眾道：「今吾等在於絕地，諸將士須舍死以求生！」說罷，揮雙戟直進，突潰重圍。轉視軍將，俱隔斷未曾帶得過來。復返身殺回，見軍士被困，奮勇打開血路，帶出軍將，單不見甘淡，當頭又有敵軍攔阻原來岡下往關，止有此途，丁宣恐浮石偷越，使裨將危高領軍士屯守防備，用木石堵塞。信恒等兵到，危高放起號炮，丁宣親來救應，前後夾攻，信恒只得盡力抵當，軍士竭力爭持，俱受重傷。正在窘迫之際，忽聞炮聲震天，丁宣陣動，信恒飛戟刺殺，危高、丁宣揮鋼纏緊不休。只聽得甘淡喊道：「信將軍可奮勇破敵，甘淡已開關引大兵進也！」軍士聞得，氣增百倍。丁宣料難取勝，領眾退走。信恒慌取銀鏢跟定發去，丁宣應鏢而倒，將裨爭奪救逃。

信恒見甘淡問道：「將軍如何得建大功？」甘淡道：「將軍迎敵時，末將在陣旁見竹木叢雜，趁著黑勢繞出林後，直到第三層關，砍倒兩將，兵俱散了，便把鎖斬落，正遇車泉、蒲倜搶人。蒲倜守甕城以待大兵，車泉殺往衙署，末將前來報知。」信恒欣然道：「我尋不見將軍，正在著急，何意出奇早成大功？可喜，可喜！」乃合兵同行。

東方漸白，來至關前，見客卿已到，向前繳令。客卿慰道：「二位將軍這件功勞不小！」齊齊道：「皆客卿神機，末將等遵奉指使。」客卿令取食盒內熟餚與信恒道：「丁宣雖傷，逢琛未除，郭晟，蒲倜前進不足了事。卿饑矣，帶此於馬上食之，速往勿遲！」信恒得令，領了餚餚上路，雕鞍如飛而去。

卻說當夜逢琛聽得炮響，知係信恒偷奔。頃刻探軍報道：「敵營僅存空帳。」羅仲道：「可尾而擊之。」逢琛道：「不可。丁將軍既有埋伏以備潛行之兵，豈無取截善計？今吾等若動，或被設伏於途，或誘開我等而暗來取岡，豈不反中他的計？且待天亮再看如何。」須臾又聞連珠炮響，東邊反黑，西南遠近兩道火光，逢琛驚道：「敵已進門矣！」令房韓、羅仲、危顯分兵助丁宣，獨領軍士守在岡上。只見探軍報道：「敵將車泉領軍殺到帥府，勇不可當，危將軍已被殺死，房將軍受傷，羅將軍保護往東去了。」逢琛驚道：「關不可守矣！」令軍士加餐，上馬趕回，正遇車泉，揮刀直劈。鬥有十餘合，蒲倜、郭晟齊至，圍住大殺。逢琛料難取勝，撥開兵器奪路向東。三將緊迫，逢琛將金鋼琢就左手底下向郭晟拋去，正中面門，仰翻落馬。車泉趕上，逢琛將騎帶閃讓開，車泉刀掠不著，逢琛使錘飛擊，打著車泉脊背，口吐鮮紅，伏鞍逃脫。蒲倜大罵，信恒已到，逢琛早將絲絛收回，琢錘在手，迎住信恒鏖戰。蒲倜領兵四處剿殺盡絕，又來夾攻。逢琛見軍士俱歿，打開血路而走，蒲倜旁掄戟刺倒坐騎，逢琛仗琢揮錘步鬥，鼓棰等亦俱尋來，團團圍祝逢琛遍體受傷，使琢向信恒迅擊，落中馬項，信恒亦旋身下地。逢琛料不能脫，乃解盔，揮錘拍頭，碎腦而死。蒲倜欲取首級，信恒道：「不可。」使以禮埋之。

軍士報道：「客卿已前進矣。」信恒、蒲倜守關候今。再趕軍前，沿路觀看形勢，雖非崎嶇，卻少平坦，俱係高高低低，山回水湍。遠遠望見半壁青白，色澤疊疊，縱橫岡巒堆積在霄漢之下，愈行愈見高巍，不覺早到營外。但見兩嶺環抱川河，峰峻流急，半腰有倚斜棧道，又為毀斷。正遇客卿看畢回來，向前稟明折了盛欣、郭晟，傷了車泉，逢琛自行擊碎頭顱而死。

客卿道：「可惜父子二將！」令田受祿去守關，換蒲倜來營，並帶丹藥調理車泉。問信恒道：「峽險已極，如何可破？」信恒道：「幼時聽說羊腸峽千回百折，聲音相聞，行過半天仍不得到，又有曲戶深岩，設伏強弩毒箭，況棧道多被折毀，殊難攻進。」客卿道：「石俱光滑，莫能立足，逾越非易，但未知體質堅脆若何？」信恒道：「素知峽內多產錫鉛，鑿下石塊煮之即成。」客卿道：「果如此，便可圖矣。」諸將請示，客卿道：「棧隘攻難守易，已經毀斷，如待造成再進，費月日矣！惟有另造生途於其上，離遠八九百步，使彼弩箭仰施莫及。用鋤把斧鑿採取石塊，以之拋擊，又使盾軍循底躡進，明暗並發，敵人何暇兼御！或可前伍」諸將稱善。

客卿令甘淡領三百狼頭軍由頂開路，信恒領三百虎翼軍由麓潛入。二籽去後，果然守峽軍士兩頭難顧。終日連報占得九、十餘里。次晨至牛仍未見報於，客卿大疑，令蒲倜往視。回稟：「敵人俱用竹笆架木以擋滾石。上既無所傷，下即不能行。」客卿想了

片時，令蒲倜挑壯健軍士二百二十名，一百名抬爐二十五副、鍋二十五口，將取下的土石俱搬入鍋內。五副火猛，二十副火平——猛火以熔鉛錫，平火以預熱，挨次逐加於猛火鍋內，以便速化。用長柄鐵勺舀熔化之錫往竹筴上澆。二十名管加添澆，一百名替換。蒲倜得令，挑選前去，依計而行。果然竹筴著了熱錫，不但燒穿，筴俱燃著，連架盡焚，守棧軍士紛紛逃命，半日便攻奪二百餘里，直抵羊肚山。這山是峽中高岡，約有三里寬闊，上面石形俱係成紋，坑凹恰似羊肚，故以名山。浮金主自交紐關退回，屯紮岡間，及浮石熔錫破筴，驚惶無措。國萬年奏道：「燭相國曾稱天井關可守，而不言交紐關、羊腸峽，定有所見。應請旋駐天井，再看如何。」浮金主無策，只得依行。方才出口，信恒等早到岡邊，蜂擁而上。軍士望著，四散奔逃。信恒通夜追趕，直至峽外，安營以待後軍。

卻說浮金主率眾退進天井，楊善迎入行宮。浮金主見軍士不多，士民稀少，愁道：「交紐、羊腸何等隘塞，尚為所破，今看此關遠遜十倍，定然難守。相國這次所見卻差了。」楊善奏道：「心齊力協，乘高御下，皆用武勝著，客卿知兵，定不履險，主上無庸憂慮。」浮金主因知桂子壑等處俱被浮石占斷，回國又愁為所邀截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慰道：「卿勞瘁率眾禦敵，寡人榮辱共之。」楊善領命出來，分派守備。

且說客卿入羊腸峽，過羊肚岡，出羊肝嶺，信恒等迎接，隨同東行。次日望見一石山自左邊來，結成如屏一帶高岡，起伏數百丈，中起坪墩又復起伏，如左邊結作，騰高往右而行。

關城設於石墩之上，色如黑漆，高約三丈，而峭如牆壁。客卿令退依山口屯紮，待左右兩處兵到，另作道理。信恒請道：「看此險不過羊腸，峻不及交紐，正可乘其新敗、智莫能謀、勇莫能戰之時，乘我三軍銳氣，振鼓而下之，如何卻退依山口？」客卿道：「汝知其大概，而未諳其根由。關內守將姓楊名善，與金湯隨子郵最久，任為腹心。今燭隱又特委任，則其才幹已見，非如上二處有隙可乘，須待龍遜、平無累絆斷彼援，方能議之。」信恒道：「請飛遞二將，速為攻出，大軍從此破入，莫不勝矣。」客卿道：「龍遜雖是猛勇之夫，龍街卻通謀略，平無累則練達形勢而智勇超群。浮金兩邊將官無彼等敵手。白龍、丹鳳可以必得，二將據城，定然斷其要道。今不必檄會，惟每天早晚，放百里炮一枚使其聞知，自放應炮。彼時再為斟酌也。」信恒半信半疑，只辦按時放炮。至第四日晨起，炮響傳音未盡，亦聞轟轟聲接續。客卿道：「我兵入彼腹矣。信恒、蒲倜可領虎翼飛盾兵五百，依山腳隙過，逢敵不可浪戰，須要小心。傳諭二將，切莫有誤？」信恒、蒲倜得令而去。

再說平無累在桂子壑別了龍街，回到白龍城，鐵柱迎問道：「信息若何？」平無累道：「龍將軍果得丹鳳，餘先欲襲龜息，計敗被執。我同龍小將軍奪得桂子寨壘，但恐勢孤，計算分五百兵與將軍前往，於蘭花岩依形築險，以為唇齒，斷彼歸路，客卿定然帥師追趕。浮金援絕糧盡，大眾可圖，不夜湖東，皆國家有也。」鐵柱喜道：「將軍料敵如視指掌羅文，只係未將未經歷覽山川，殊難措置，請守於此，將軍仍去應敵，不識以為何如？」平無累道：「所言亦合機宜。客卿自然有接應兵到，可以放心。」鐵柱道：「遵令！」平無累選銳卒五百，自帶裨將陸倚、包式連夜趨蘭花岩。

次日天亮到時，望見那岩上已有旌旗壁壘，平無累驚道：「何神速也！」原來桂子壑被奪，敗軍報往龜息城，燭相國道：「誰使他出戰？」乃令裨將王豐星夜赴蘭花岩築壘，晝夜趨成，毋許迎敵，待後將兵至，再復桂子壑。王豐係王台沼之子，得令前來，迅速辦理堅固。當下平無累只得退回，與二將商議道：「外邊通桂子壑，聞無路道，惟裡面雙熊谷有逕可達黃梅嶺，旋下即近蘭花岩。今分兵二百與陸倚，埋伏於蒼藤洞，約明後日聞有炮響，便銜枚奪蘭花寨。」陸倚領令而去。平無累同包式領兵入谷，次日逾嶺而下，就於腳邊坡上築壘。王豐驚道：「桂子壑已為彼奪占，嶺坡若復任其築成，吾前後無路矣！相國雖令毋許出戰，今不得不乘其新集未定而擊之。」乃開寨門，奮勇衝來。平無累率眾退回，王豐也不追趕，就屯於坡上。平無累令軍士飽餐，順勢衝下，王豐使兩條鋼鞭，率眾迎敵。平無累且前且卻，漸漸旋截，兩邊立刻放炮。王豐情知中計，連忙鼓勵軍將衝鋒奪路。平無累見其拚命，恐多傷士卒，便令包式截殺敵軍，自來攔住王豐。戰鬥多時，又聞炮響，知陸倚已得了寨，便放王豐奔逃，卒眾隨著掩殺。又聞後面炮響，轉身觀看，卻見浮金將軍王厚——乃王豐之弟，勇略兼全，舉燭相國令，領兵來同王豐奪桂子壑，使的係撥風刀，平無累便掛住劍，取出彈弓金丸，認定射去。王厚已瞥見，用刀迎隔，金丸在刀口上砰出火星。王厚將馬夾催，平無累縱步直前，王厚亦離離鞍，揮刀惡戰，不分勝敗。王豐回到寨口，見已被占，諒難奪復，只得返殺，從後夾攻，天晚方退。

平無累使軍士先報與陸倚，密令暗暗退歸寨內。次早王豐、王厚等到，不見一人。王豐道：「奉令守寨，為彼奪取，如何回見相國？」拔劍欲自刎，王厚止住道：「不可。這裡由黃梅嶺出雙熊谷，經獨藤岡，便係鴿鴿塢，哥哥速領兩員副將，帶兵一千，前往截守，以絕白龍來路。塢東有逕通墨麟城，可令人從茲報信。弟同將士逾諸香岫北，過天花坪，趨石鼠山，以斷丹鳳往來之途。然後稟請相國遣將，繞出桂子壑西以阻之，無需與戰，彼自困矣。」王豐乃收劍分兵，各爬山越嶺而行。

不說王豐往鴿鴿塢，單說王厚抵石鼠山，令將士築成壁壘，使副將李陶緊守。自帶黃秋、周祉二將，軍士三千，由水路到鴿鴿塢，即令人到相國處請兵接應。燭相國即令楊善領兵三千，由桂子壑斷敵人之路。楊善得令，領軍而去。王厚自思，此時諒相國接應之兵已到，自即帶領眾將開船至木蘭渡，起身上岸。一路觀看山形何處可以伏兵，何處可進可退。正看間，忽見一人空手而來，遂立住問道：「足下何往？請暫留步。」那人細看，知非等閒之士，遂拱手答道：「有何賜教？」王厚道：「請問此處地名，前面往東是何地方？祈求指示。」那人道：「金風嶺往來九十里是墨麟城，轉北面八十里是天井關。」言乞拱手而去。王厚自思：「此路並無可伏兵之處，不若下寨於木蘭渡左，再探可也。」正是：欲圖定國安邦計，預備擎龍捉虎人。

再言王厚次日五更聚眾將商議道：「前為敵人夜襲劫寨致敗，我軍雖屯兵於此，未得勝之策，諸將有何良謀以報敗之辱？」黃秋道：「不若今夜整兵去劫他寨。」周祉道：「劫寨之計雖攻其無備，今我軍惟其劫寨所襲，彼豈不先自備乎？我軍若出，中其計矣。不若堅守以待其斃。」王厚道：「既眾心各異，則不必劫寨，明晨進戰可也。」點齊三百壯軍上船安歇。

次日，五鼓造飯，飽餐。須臾抵埠。令百人伏於船內，百人伏於涯畔，帶百人乘黑登岸過盤根谷。行到關東天已大亮，望見信恒、龍街等即繞城觀者。原來龍街令將士緊守桂子壑，不許出戰，自帶精卒由小徑上玉書巒以看墨麟城。見勢惡難攻，仍回桂子壑，登錦屏岡，逾展誥嶺，出仙人洞，過蘆竹渡，到天井關東北枝嶺頭，聞號炮聲，亦放炮接應，然後下嶺。只見信恒、蒲倜哨巡已到，會合一處，依岡結寨。次日帶三百軍士出營看看形勢，遇見王厚率眾殺來。龍街迎著戰了五十餘合，信恒見龍街不能勝王厚，加鞭向前。王厚眼快，認得信恒，想道：「小將鍾法未亂，信恒又係勁敵，須以計鬪。」乃撥開錘，轉騎飛跑。信恒喊道：「小將軍可準備城中衝突，待我擒此匹夫！」龍街分兵提防。

信恒追到渡口，只見涯旁百餘敵軍擁出攔住，王厚舍騎奔船。信恒使戰打開壯士，直闖埠頭，下馬猛省道：「渡船何這般沉重？況敵將並非武藝低微，其奔逃明係誘敵，莫要中他的計！」乃跨馬回營。忽見軍將衝近，仰首看時，卻係浮金旗號，旗上一個「楊」字。信恒驚道：「楊善何處至此？」原來楊善在城上眺望，見王厚在盤根谷前鬥龍街，及信恒到，便不戰而走，知係誘敵。認得龍街卻認不得蒲倜，看他指揮軍士，料也是員勇將，乃令陸續招回家鄉在雁翼、天井鄰近各校內秋巒、隙立、谷嵩、轟揆四將，領五百軍士分絆二將，令惠貞、崔及領二百軍士往奪營寨，令卻孚、懷門各領二百利斧兵截殺敵眾，令方漚協守東關，自帶印業、莫裘二將，領三百鈞鑊套索手專襲信恒，開關同時擁出。

龍街見兵馬出城，便令軍士退後結陣，蒲倜揮鏢迎戰，秋巒使槍當著，戰個平敵。惠貞、崔及領軍奪營，龍街趕上抵祝卻孚、懷門衝入陣內，裨將裴淦、游丸接戰。楊善將鞭指去，隙立、谷嵩、轟揆奮勇齊出，楊善便率將士作混戰之狀繞出陣後。印業、莫裘自背突入，因見盤根谷口有將防備，便斜向前來，恰恰迎著信恒。印業、莫裘同上，信恒雙戟如飛，印業馬項遭打斷折，印業倒地，信恒挺戟趕刺，莫裘使槍攔開，印業逃脫。信恒右戟擊入，莫裘慌槍隔離，右戟忽橫掃至，莫裘措手不及，耳門受傷，目珠突落而死。楊善正欲展矛向前，渡中王厚領三百軍士早登岸殺回，揮刀直砍。二將戰到三十餘合，兵士爭鬥，各負重傷。楊善視王厚難勝信恒，便令鈞鑊套索手張翼圍圍。信恒雖勇，為王厚纏定，如何能撥得開許多鈞索！馬被絆倒，躍於平地步戰，鈞鑊如雨點

般緊密，王厚大刀向空處飛，砍遮欄已極費力，套索復紛紛攢蓋，萬不能當。正為鉤槍拖翻被擒，楊善道：「王將軍請仍守木蘭渡。」王厚答應去了，乃令軍士負莫裘屍首回關。將到門邊，聞得鼓聲大震，旋轉看時，秋巒等正將浮石兵將趕入寨內，浮石又有大軍過來接應，所以鼓聲動地。楊善見既挫其銳氣，士卒已倦，恐多傷損，令鳴金收兵，諸將回城，親自斷後。蒲倜不捨，領著新到的健將郝瓏、於珍並數十精騎追趕。楊善回馬撥開鋼矛，力敵三將。城上康珊駁駑認定於珍發機，恰中馬股，於珍傾側，楊善趨著順矛刺倒。郝瓏慌來救援，楊善又掣銅鞭打得口吐鮮血，伏鞍而逃。蒲倜不敢戀戰，保護郝瓏回營。楊善追殺，軍士多被傷殘。這邊龍街驅逐卻乎、懷門，領軍衝出，楊善率將迎上。龍街見眾寡莫敵，收兵退歸。楊善乃緩緩進城，閉關查點，折了莫裘、轟揆，殺得裴淦、於珍足以相抵。令將信恒用犀革金鏈檻籠囚入獄中，諸將照舊把守不提。

卻說信恒在底牢囚籠內，寂靜漆黑，愈想愈怒，咬牙切齒，吞聲痛恨。忽聞大聲問道：「懊惱者何來？吾居此許久，若以足下這般不耐煩，死多時了。」信恒聽得係本國口音，便問道：「願聞大名。」答道：「說起姓字，真正羞死！」信恒道：「同災共難，這又何妨？」答道：「請教！」信恒道：「吾乃信恒便是。」那人聽得，默默無言。信恒想道：「奇怪！如何聽得姓名，反無聲息？這口音卻是相熟的。」猛然想起道：「你莫非黃廣多麼？」亦不聞回答。信恒道：「將軍差矣！日前雖有小嫌，此刻豈可記掛？當念國家，相與計議，於死裡建立奇功，方不愧平生豪傑。」始應道：「將軍之言是也。末將果係黃廣多，請勿加怪！」信恒道：「此中滋味如何？」黃廣多道：「一切苦惱消除，百般妄想斷絕，惟有聽天由命耳。末將先同江彩兩人，彼緣情性浮躁，前月物故。」信恒道：「楊善這厮果然狡猾，用兜革裹纏，復加金鏈網織，何能解脫？」黃廣多道：「似此尤好如我哦乃係槍鋒撐頭，刀口礙腕，動彈不得，飲食俱係逐頓喂吃。」信恒道：「有人喂麼？倒還蒙他情。」黃廣多道：「先原無這樣慇懃，後因冠軍被我國劫去，故欲將末將調養以易冠軍。」信恒道：「如此，吾寧絕食而死。」黃廣多道：「這便誤了。且到其時更作商量。」信恒道：「狸狽重地，獄卒頗少，想來俱在外邊。只係黑暗卻是難過。」黃廣多道：「將軍不知，眾役稜穿，且夕皆然，今月因司刑衙內有喜慶事，牢頭家又酬神，且見鏈粗革固，料道無妨。留人看守俱領賞散福去了。」信恒道：「大好機會！若過今夜，何能再得？必須作法脫離，相勢而行。」黃廣多道：「所見最妙。將軍既無銳鋒，單係革鏈，便可先磨革破，後斷銅鏈。現在黑暗，無有巡警，實好施為。」信恒道：「將軍之言是也。然須靜聽，以防人知。」黃廣多道：「這班畜生，想必不要命的狼餐虎咽哩。」信恒乃將檻籠底木踏折榫頭，正數穿出，忽有微茫亮光影子，黃廣多慌招呼道：「饋飯來也。」信恒縮視只見門開，二人同進，提燈者先行，擔鉢桶者隨後，到黃廣多跟前餵食，桶內係面，鉢內係鯨魚肉。廣多渾身俱係刑具，仍有大鏈鎖定。

廣多故問道：「先似檻囚入牢，在那邊呻吟，而今無聲氣，看看是死是活？」提燈者走近照道：「猶未曾死。」廣多道：「著爾作些陰功，給他些魚面。」擔鉢者道：「有他們的在內。你且快吃。今日司刑老爺母親太太八十壽，眾人送禮，都去飲酒，我們難久待了。」廣多食畢，即提桶擔鉢這邊來喂。信恒那裡管好歹，將面魚儘量吃完。提燈的說道：「上面猶有人，莫非該餓的麼？」擔鉢的道：「是耶！偶爾忘記。此刻已是時候，講不得，明日補罷。」說畢，收拾回去。信恒乃從檻底爬出，滾到石礫邊，力將臂肘擦磨，革破鏈鬆，掙脫右手，解落左邊，兩手齊全，便扭斷鎖管，將金鏈兇革層層剝卸。挨摸到廣多身旁問道：「吾桎梏俱去，將軍有何所苦。」廣多道：「煩代把喉間銳鋒向外彎倒，末將便可施展也。」信恒用手探得刃薄鋒尖，乃取撤革包住雙手，左手當中執定，右手往懷內扳屈。不覺用力太猛，正折下來。廣多道：「將軍可取撤革代圍兩腕。」信恒即為裹好。

廣多便拆散手扭，信恒又代除去各件，廣多道：「好了！我們無有器械，可將金鏈結作鏈錘。」信恒道：「很是。」立即結成。

摸到底牢門口，卻係大木柵欄鎖著。正欲算計作法，只見有人提燈來開柵欄，喃喃的道：「伺候三天，方才得飲幾杯，正好睡著，又要提甚麼鳥囚。內班眾人都去趨食祿，偏偏著我們頂缸。」兩人同樣埋怨，將柵欄開開，不覺齊齊撲入。黃廣多夾住一個；另一個倒地，信恒便踏翻，將衣帽剝下穿起。再看那人脊梁折斷，夾住的肋骨陷折，俱經氣絕。隨後又有二人把火進來，亦俱打死。即拖到旁邊，放步走出。只見幾個燈籠、數十兵卒引著一員將官，持有令箭，叱道：「管牢各項人役都在哪裡？」信恒便走近道：「有。」那將官道：「只你單身麼？」信恒道：「大都往司刑府上領賞壽酒；有買辦的適去買辦未歸；有上班的，回家取鋪蓋未來。」那將官道：「囚獄重地，成何體統？現奉帥爺鈞令，言牢中有浮石驍將黃廣多，今又獲住信恒，亦非善類，不可同置，使狼狽成奸。令提黃廣多安置西牢。」信恒應道：「遵令！」便往前關門。將官道：「做甚麼？」信恒道：「囚獄重地，規矩如此。」拴好了門，始同諸人入內。廣多便當頭擊下，將官叫聲：「呵喲！」轉身就走，信恒飛腿掀翻，並將隨兵結果。廣多也剝得將官衣帽，笑嘻嘻穿戴起來，欲拾火把，信恒道：「將軍可持令箭。」廣多拿著令箭，信恒執著火把，藏好鏈錘，開門直出，卻不知東西南北。

忽見燈光雪亮，許多巡軍行到，見廣多手有令箭，問道：「差官何干？」廣多答道：「奉令提囚。」巡軍便往左去。二人放步走過多時，驟聞後面嘈嚷，喊道：「拿住假差官者重賞！」廣多聽得，急道：「且分尋頭路。」乃舍信恒，逕進旁巷，轉上大街往西南跑，恰是關口。見軍將嚴裝排列，慌道：「如何闖到這裡？」退又退不及，只得大膽向前。軍士迎往查問，廣多交令箭驗，道：「奉令關外辦機密事。」軍士送驗訖，即傳開門，廣多得出，隨後緊閉。

卻說信恒，因兩腿為戈所傷，步履遲緩，後軍趕近問道：「假差官往哪條路走？」信恒答道：「適才往前奔跑也。」將官問道：「你係牢內的，如何反照假差官？」信恒道：「說係奉差者，我哪知真假！」將官道：「且帶往做眼。」一路同行，穿街過巷，路經帥府，遺落下來。想道：「跟他做什麼？料難脫身，莫若折進署看看，雖殺不得浮金名將，也未必徒死。」乃反向內折，到第二層門，見裡面燈燭輝煌，不敢再上，轉往東邊。

火把將近，擲卻撲入，聞得歡呼之聲。紙窗破眼透露亮光，瞰時，卻係五個老軍在那裡猜枚飲酒，俱有酩酊之狀，左首腰門半掩，便輕閃進。枋上掛著燈籠，明明白白「內倉」二字，不覺大喜，將繩綻放，尋物引火。走到廚房，見旁邊堆有草柴，便點燃數處，頃刻炎炎，板壁椽椽盡生煙燄。回到腰門，撞著個小解的老兵問道：「是誰？」信恒應道：「是我。」裡面軍士齊探頭望，信恒恐慌驚張，掣得鏈錘，一概打翻。持燭欲焚倉廩，只見火光已經沖天，毗連屋宇俱著，乃收鏈錘退出，將大石柱倒拒住門，看清路往外跑。聞眾聲喊道：「倉內走水！」隨後救火將士紛紛奔趕，問道：「可係這裡？」信恒答道：「間壁。」軍眾欲回，有將官叱道：「勿退！現奉楊將軍令，言他處無關緊要，倉內即不失火，亦宜在此保護。可都進去！」信恒迎軍士走，才到二門，頂頭撞見楊善，勒馬問道：「係甚麼人？作速拿下！」兩旁軍士齊圍攔來，信恒揮鏈急擊。楊善轉馬舉錘，信恒閃於暗處，楊善不防，加鞭馳出，信恒認定背上，盡力使錘，打得楊善落馬，即飛身騎跨，將腿夾著催行。楊善忍痛爬起，飛步急迫，信恒已出大門。楊善得了巡將讓馬，軍士照著跟尋。信恒趁有微光，拍騎奔逃。又遇秋巒當面攔擋，楊善迫近，信恒心慌，憤使鏈錘將秋巒右臂折斷。看看火把更多，只得掃開血路，跑到城邊，逢著隙立，不管好歹，惟有雙手舉鏈錘揮去。隙立閃開，正中馬項，跌落塵埃；復擊下時，已經翻身逃脫。再望旁邊，都係兵刃，只得帶馬搶上城頭，守垛將士俱被衝倒。楊善亦經趕到。信恒傷痛力竭，乃抓住馬鬃離鞍，騎坐女牆。戈矛槍戟密密攢來，信恒使鏈錘往還橫擊，只見軍將紛紛墮下。楊善令鉤子手向前，信恒恐防被擒受辱，始仰往城外墜去。可憐好一員勇將，姓名未上凌煙，骨肉先膏野草。

其時火已撲息，倉內各糧焚毀大半。楊善見信恒跳城，料無生理。先丟火把，再俯看時，直挺挺在城腳邊。乃令將士開關抬人，卻係頸折而死。楊善當使盛殮，同轟揆、莫裘掩埋。因臂被鏈錘擊傷，服藥調治不提。

且說黃廣多逃得出關，哪顧昏黑，寸步挨住西行。回望城中，火光明亮，疑是追兵，一腳高，一腳低，亂奔亂走。不意踏空，跌落坑阱。聞道：「著了！著了！」數把撓鉤上下搭住，廣多只道又遭暗算，動也不動，隨他提起。眾人放出隱燈，正欲捆綁，廣多乃用鏈錘掃打，鉤柄齊斷。眾人丟燈飛跑，廣多趕上捉住一個，卻係軍士。問道：「你們好大膽，敢作這勾當？」那軍慌道：「小的怎敢？實係奉令擒拿奸細。」廣多道：「奉誰的令？」那軍道：「小的係申爺隊下伍長，申爺奉客卿爺爺的令，令小的們在

此。」廣多道：「原來係自家人。我乃百結關被擒黃某。」小軍道：「這麼，係黃二將軍了。如何得回？」廣多道：「話也長。爾速將燈照我進見客卿，自然知道。」小軍道：「沿途都有游絲毒矢、飛槍坑塹，須待天亮方能行得。」廣多道：「不可。信將軍無法脫陷，須飛迅報與客卿，以便救應。」小軍取得長竿，沿途挑撥解廢諸件，早到營前告與巡將，轉稟中軍。廣多隨人搜檢驗過，果係黃廣多，始令上帳。客卿案旁燈火耀灼，廣多參見畢，將事細陳。客卿頓足道：「信恒休矣！」諸將請示，客卿道：「關內嚴緊，禁在牢中斷不致死，出來何處安身？或能殺回立功，孤身終無生理。救亦無法，木蘭渡為王厚所據，彼氣通而我勢隔。必須將木蘭渡奪回，方可得志。」廣多稟道：「末將幽囚日久，願領軍奪木蘭渡，以洗前恥。」客卿道：「後日不遲。」當夜無話。

第三日黃廣多又被請去，客卿道：「王厚乃燭相所甄拔，毋得輕敵！今使蒼敏、儲杏為汝之副，明日領兵一千取木蘭渡，自有接應。須要小心！」廣多得令，次早軍政司撥兵一千，同二將繞過關城到木蘭渡，見敵軍屯紮當道，有將催馬橫刀迎來。爾道為誰？卻係王豐，因逾黃梅嶺，入雙熊谷，見險隘早為陸倚軍寨占定，形勢已失，攻守皆難。率眾回頭，坡上坡下已有燭相國遣冷星堅壁把守。王豐追上王厚道其原委，王厚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且過河占定木蘭西岸，使關內聲氣得以貫通，便可將功折罪。」乃同引本部兵馬過河，連夜興築營寨，全裝結陣，以防衝突。龍街等不敢輕動，王豐、王厚將壘辦成，始收回去。王厚叮嚀緊守勿戰。仍帶原兵過渡。王豐懷著怨恨，見廣多到，忘卻切囑，便提刀出馬；黃廣多也係悶久的，直舞狼牙棒相迎。兩個鏖鬥五十餘合，兵力悉敵。廣多想道：「此將難以力鬪。」因詐敗而逃，王豐也不追趕。

廣多與龍街等見畢，龍街道：「將軍今日惡戰，高下難分，後如何詐敗？」廣多道：「聞王厚善謀，王豐善戰，今故詐敗。明日王豐必來，小將纏定，將軍引兵襲之，得其口塞，王豐無歸路矣。」龍街稱善，下騎進帳。

次日清晨，只聞鼓響，卻不見兵到。又次日天明，廣多欲領軍引誘，忽聞鼓聲大震，王豐已壓營而陣。廣多當先衝上，王豐道：「敗將何敢復鬥？」黃廣多道：「今日定取汝首！」兩個戰住，龍街便暗引兵由背後入谷內，逕襲前去。行到蓓蕾壑，忽有敵軍銜枚疾走，撞個正著，兩下便廝殺起來。此軍卻係王豐的副將，名喚陶書，原為王豐戰廣多不下，暗中引兵，悄悄夾擊。遇見龍街，只道係浮石伏兵，心內早已吃驚，勉力抵擋，且戰且走。退到渡口，只見寨內飛騎衝出，手起斧落，砍陶書於馬下。龍街視之，卻係蒲倜。龍街又驚又喜，問道：「將軍何時到這裡？」蒲倜道：「奉令同東方杲等伏於石耳谷，只待王豐離營，便行潛鬪王豐離寨，又有將官領兵向西北，所存餘軍無幾，小將不勞而得。」龍街大喜，眾將齊來見禮。龍街道：「諸將軍可仍伏於寨中，將小擊鼓放炮作攻打之狀，王豐聞知，必然趕歸。黃將軍自後掩殺，王豐雖三頭六臂，無能為也！」蒲倜等依計而行。

卻說王豐與廣多斗過二百餘合，馬倦，換馬又戰。正到酣時，忽聞遠遠鼓炮聲震，心知陶書有失，慌架開棒，撥騎便走。廣多追上，回戰十餘合又走。數次退到營前，果然有兵圍住攻打。王豐大怒奮砍，龍街擋祝廣多看二將戰有五十餘合不分勝敗，忽聞弦響，王豐馬倒，便騰身站定，揮刀復鬥。龍街金錘擊到，王豐隔開，順刀亦將龍街的馬腳砍斷。龍街早躍在平地，使錘叫打。兩個步鬥，難解難分。廣多馳近，自旁用狼牙棒打下，王豐遮隔不及，打得銅盔深裂而死。廣多仍趕殺入，龍街喊道：「壘裡係自家人，黃將軍請止！」廣多正欲細問，只見蒲倜等早已出來。龍街說清來歷，廣多方才明白，與蒲倜等進營見禮。蒲倜取出札諭，黃、龍二將拆開看時，乃係諭令：

黃廣多守木蘭渡寨，東方杲守龍爪山寨，儲杏守石耳谷寨，宮靖守半月岩寨，許衢守南枝岡寨，鼓椽守芙蓉嶺寨，蒼敏守蓓蕾壑寨，蒲倜、龍街接應四處。每將各領兵一千、偏裨六員，小心謹慎！

諸將受令畢，廣多贊道：「客卿調度果然周詳，天井內人馬指日可擒！」蒲倜道：「將軍知己而不知彼，客卿計算二年方能破得。今於關西築三個大寨，俱用良將守而不戰；關之東邊通七條路，是以築七個寨圍住，阻斷浮金信息，城中餉盡，援不能越進，始自斃也。」諸將稱善。正欲各處擇地堅築寨壘，忽見對岸船隻蜂擁而來，鼓聲驟震。正是：既然得險成形勢，那怕航兵復戰爭。未知如何交戰搶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